

# Text interpretation of Zeng Zhuo's *Tree on the Cliff*

Tengteng Mei Bin Zhou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 Abstract

*Tree on the Cliff* is a modern poem written by poet Zeng Zhuo in 1970. By depicting a tree blown to the edge of a cliff by a “strange wind”, it metaphorically illustrates the survival dilemmas and spiritual struggles of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ree” and the “wind” in the poem is not only a concrete representation of individual fate, but also reveals the theme of life in adversity through the tension imagery of “spreading its wings and flying”, which symbolizes the perseverance of ideals an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 Keywords

survival dilemma; resistance; individual destiny; ideal; freedom

## 曾卓《悬崖边的树》文本解读

梅腾腾 周斌

浙江树人学院, 中国·浙江 绍兴 312000

## 摘要

《悬崖边的树》是诗人曾卓于1970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通过描绘一棵被“奇异的风”吹至悬崖边的树,隐喻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抗争。研究发现,诗中“树”与“风”的对抗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具象化呈现,更通过“展翅飞翔”的张力意象,揭示了逆境中坚守理想、追求自由的生命主题,本文针对诗歌的创作背景、意象象征、语言特色及作者的情感与思想等方面展开探究,考察其怎样利用自然物象作载体,反映一代人在政治风暴中的孤独、倔强及超越性追求。

## 关键词

生存困境; 抗争; 个体命运; 理想; 自由

##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运动频繁涌现,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大势中面临着身份跟精神的双重危机,曾卓写出的《悬崖边的树》诞生于这一时段,是诗人熬过了“文革”政治风暴,经过世事的起起落落之后写成的自况诗,诗人借助对一棵有着危险处境的树的描绘,体现出他跟命运的斗争与对理想的坚守,其创作一直以简练的意象和克制的语言贯穿始终,将个人的苦难升华为一代人的精神标杆。

## 2 创作背景

### 2.1 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困境

1970年处于“文革”进行阶段,“七月派”诗人曾卓因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被划作“右派”,长期受折磨迫害,“文革”期间下放至湖北农村,身心面临的压力极大,他把乡野中看到的被狂风折腾却倔强存活的树当

成灵感,完成《悬崖边的树》创作。

### 2.2 个人的苦难与精神超越

曾卓处在被隔离审查的阶段,物质条件极度困乏,但依旧坚持偷偷创作,把诗歌当成精神支撑,他于回忆录里写道:“就算是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始终相信光明,”《悬崖边的树》恰好是这种“绝地求生”心态的体现,诗里“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所蕴含的矛盾张力,展现出诗人在苦难中对生命价值的辩证反思——危机跟希望并行,毁灭跟新生交织在一起。

## 3 意象分析

### 3.1 意象的象征意义

#### 3.1.1 悬崖边

处在悬崖边缘象征了危险与不稳定,象征着困苦的生存环境和极限的状态,悬崖为平原的终点,该地理特征显示出生存状况岌岌可危。

#### 3.1.2 树

作为生命个体的标志,表达出坚韧刚毅的生命力量,于文学而言,树的形象常被用来象征坚韧、稳固和生命力,

【作者简介】梅腾腾(2003-),女,中国浙江温州人,在读本科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而在这首诗里头，树被摆在极端的环境里面，其象征意义愈发复杂且深刻。

### 3.1.3 风

“奇异的风”让原本生长得较为平静安逸的“树”，不得不前往“临近深谷的悬崖上”生存，风属于无形却强大的一种外力，把树吹到悬崖侧，喻示着命运的无常多变和不可抗拒的劲道，“奇异的风”表明了这种力量的不可预知与神秘特质，于“风”的前面添上修饰“奇异”，不难从中察觉到它所“特指”的——让人迷茫又荒唐的十年动乱。

### 3.1.4 倾听的姿态

“树”倾听来自远处“森林的呼喊”与深谷中“小溪的吟唱”，显示出它与外部世界有联系，即便处于危险情形，但没有彻底与外界断开，它承担着被遗弃的运数，然而从未放弃掉爱与信念，也表达出“树”对生活饱含深厚的眷恋之意，树很想得到小溪给予的滋润，期待回到那片树林去。但当这些均无法实现之际，他只能去做“倾听”这事，这棵树坚强又倔强，却孤独又落寞，强烈的对立反差更让这棵树的形象生出“悲惨”感，诗人用深情的笔墨描绘出远处森林的喧嚣和深谷小溪的欢歌，以此来衬托和体现树对自由、和平、爱的渴求，它如一线光明，撕开了笼罩全诗的阴霾；又像一股暖流，缓缓化开了诗人心中的坚冰，带给读者希望与温暖。

### 3.1.5 弯曲的身体

风对树的形态进行塑造，留下了风的轮廓，表明这棵树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用树的弯曲让风的力量变得更加直观形象，这表现出外力对生命的塑造成效，也揭示了生命在逆境之中的适应能力与形态的变化。

## 3.2 意象之间的矛盾

### 3.2.1 “风”与“树”的矛盾

“风”借助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把“树”吹到了悬崖的周边位置，想要改变树的生存情形，对树形成了威胁，而“树”虽说因风的作用身体弯曲，却留下了风的模样，这暗示树在跟风的对抗之际，哪怕处于弱势情形，却体现出坚韧的意志，它没有被风彻底战胜，而是凭自己的方法记录下与风的比拼，这种形态的扭曲跟树内心的笃定坚守形成了突出的矛盾，展现了树在困境当中坚持自我的精神。

### 3.2.2 “树”与周围环境的矛盾

“树”撇下了森林的群体，孤独地靠在悬崖边缘，独自扛着这份寂寞，而远处的森林呈现出“喧哗”之态，存有生命的活力跟喧闹，呈现出一幅蓬勃向上的生命图景，树的孤单与森林的鼎沸构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矛盾凸显了个体跟群体之间的疏离情形，以及生命在不一样状态情形下的显著反差。“小溪的歌”展现出一种欢快、活泼的生命状态，小溪毫无羁绊地流淌，传出动听的旋律，展现着生命的欢悦，而树却在悬崖边静静伫立，树的平静跟小溪的欢歌形成对比，更进一步凸显了树所在环境的孤寂，体现了树跟周围洋溢活力的环境之间的对立。

### 3.2.3 “树”的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树”正面临着马上掉进“深谷”的实际危险，它的生存处境艰难至极，随时有陷入万劫不复困境的概率，树却“再次渴望展翅飞翔”，彰显出对自由跟理想的强烈渴望，这种现实面临的窘境与崇高理想间的矛盾，展现了生命在糟糕环境下对美好未来的执着探寻，就算陷入绝境，也始终不放弃对理想的神往。

## 4 语言特色

### 4.1 语言的风格与意象

#### 4.1.1 凝练朴实的语言风格

全诗主要采用白描方式，语言简明朴实，没有大量华丽辞藻的堆砌，采用简洁的叙述性语言描绘核心意象，就像“不晓得是什么奇特的风 /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儿—— / 平原的尽头处 / 挨着深谷的悬崖上”，仅用了动词“吹、弯曲”以及名词“风、形状”，就把树的命运与动态呈现得十分清晰，这种质朴的表达与现代诗口语化倾向相符合，还赋予文本回归纯真的力量。

#### 4.1.2 丰富的意象

①诗人借助多个独特的意象来传达复杂的情感跟思想，“悬崖边的树”乃是核心意象，它象征着陷于困境却不认输的生命个体，代表着在艰难境遇里坚守自我、不屈抗争的人，意象“风”，既让树碰到了生存的困境，把它吹至悬崖的一侧，又似乎象征着生活中不可抗拒的外界力量。而“它弯曲的躯体 / 留下了风的形态”，依靠树弯曲身体的这一意象，形象地描绘出树在与风长久对抗时所背负的苦难与压力，同时也体现出它百折不挠的精神，“它好像快要掉进那深谷了 / 却又好像要展开羽翼飞翔……”这里“跌进深谷”与“展翅飞翔”构成了鲜明对比的意象，进一步凸显了树在困境中拼搏、渴望挣脱枷锁、追求自由的寓意，引得读者对生命的坚韧与对自由的向往进行深度思索。

②拟人化意象的双重特性，诗人把人的感知及意志赋予树：“倾听森林的喧哗”“寂寞而又倔强”等采用的拟人化写法，把自然物象转变为饱含情感的生命体；“留下风的形状”暗指个体在时代的浪潮里被塑造的伤痛，而“展翅”暗示着精神上突围的急切渴望，实现物理属性跟人性特质的共同存在。

#### 4.1.3 语言与意象的结合

曾卓格外令人称赞的语言策略之一，即运用极简化的语言让具象意象转变为抽象象征，《悬崖边的树》中的“树”已脱离自然之物范畴，而是人格的凸显，这种转化借助的是语言的“象征扭力”。

诗歌里采用了极端环境设定，“悬崖”“绝壁”不是一般的生长环境，它表示极限生命条件的意义，语言对这些极端环境的挑选，已经带有了道德层面的含义：谁能在这儿存活生长，就表明具备了非凡意志，诗人也借助动作动词强化人格张力，就像“挣扎”“咬紧牙关”“站成”这些原本

是生理方面的动词，在曾卓的话语中都承担起精神相关的功能。他不是勾勒树的样貌，而是在描绘它的“行为操守”，最后借助最终形态的“雕塑化语言”实现象征的升华，“站成一种/永恒的姿势”堪称一种诗性的命名，它将自然属性的树定格成精神内涵的雕像，这种语言的“思辨”功能，属于曾卓诗学深度最显著的地方。

## 4.2 修辞手法及韵律

### 4.2.1 运用拟人手法

诗人采用了把自然事物拟人化的修辞法，让自然事物带上人的情感与行动，“树”被塑造成拥有“孤独”“寂寞”“倔强”等情感及品质的主体，它有“倾听”“渴望”的本事，就仿佛成了一个真切的人，采用这种拟人化表达手法，使诗歌展现出生动效果，拉近了读者跟自然事物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更轻松地领会和体悟诗人传递的情感。

### 4.2.2 韵律和谐优美，节奏明快

《悬崖边的树》韵律节奏别具一格，未依照传统的格律，却自然地呈现出流畅明快的节奏，诗行长短参差不齐地交错，每节行数不同却含独特韵律；押韵布置恰当，字词音韵相契呼应，诵读起来和谐动听，增添艺术及审美价值。

该诗是生命坚韧表述与语言意志的紧凑结合，诗人借冷峻笔力雕刻“人格理想”，语言表现出“冷、硬、紧、深”的特性，冷静沉稳、文字密度大、情感内敛而力量强，达成从生命写实到人格象征的跨步式演进。

## 4.3 结构语言的逻辑隐喻

全诗较多采用短句与对称结构，句式节奏十分鲜明，利于提升诗歌的情绪传达与象征意义，例如：

- ①否定欲望（不是没有…不是没有…）。
- ②明确所选。
- ③表现困境（风刀霜剑/雷电雨雪…）。
- ④内在意志（挣扎着/向上/向上）。
- ⑤最终形态（站成一种/永恒的姿势）。

该结构所呈现的语言序列，本身就是从“本能欲望”过渡到“意志升华”的思维走向，以语言节奏暗喻人生从本能到精神的跃升途径，诗的语言并非仅仅在对“树”进行书写，也在造就一个哲学进程。

曾卓还频繁打破语法规则，采用行文隔断、句式跳跃的途径，使诗歌增添现代感与自由感，好比“挣扎着/向上/向上”，三个单独排成一列的动词短语，一方面勾勒出“树”艰难向上生长的动作情形，另一方面构建起带节奏的层级式推进，读起来好像叩击心灵的节律，令人震撼。

## 5 结束语：思想内涵

### 5.1 孤独与困境的象征

树长在“平原的末尾，靠近深谷的悬崖边上”，这个

位置注定它跟群体疏远，它静听远方森林的吵嚷以及深谷里小溪的欢歌，“远处”这两字眼，呈现出树跟热闹、带有生机之处的距离，它仅能倾听，这种被逼迫的隔离之感，让孤独一直相伴，在特殊时代的大背景下，该孤独同样是诗人内心感受的写照，当外界的纷扰喧嚣与自己无关联，诗人陷入困境里面，无处倾诉、无人体谅，孤独成了生活的底色模样，是灵魂深处被世界撇下的落寞感。

树“弯曲的身体”是风进行摧残后的结果，体现出个体在政治高压笼罩下精神的扭曲与肉体创伤，这种“弯曲”并非自然的生长样式，而是外力强行施加的畸形态势，象征着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被改造、被异化的归宿，诗里头“悬崖边的树”是诗人自身命运的刻画。树于“悬崖边”开始生长，远离了平原跟森林，处于自然空间的边缘地段，如此地理位置的挑选，传达了个体被时代洪流逼至绝境的生存情形，悬崖成为危险的直观呈现，也是社会政治语境的暗喻，这种孤独既是物理空间的区隔，也是精神范畴的压抑。诗歌当中“奇异的风”暗指无法抗拒的外力，强行把个体从正常生活的轨道上拉离，扯到危险的边缘地段，树所经历的孤独不只是空间的孤立，更是跟群体、传统乃至精神家园的割裂。

### 5.2 抗争与坚韧的精神

诗中“悬崖边的树”跟古典“岁寒松柏”不相同，更呈现出动态抗争的劲头，树身“弯曲”着未断裂，呈现暴力之下的柔韧智慧；哪怕是处于悬崖边缘，依旧“倔强地站立”，声明自己的存活权，映现人格化抗争意志，“留下了风的影迹”，树把风（象征政治风暴）的暴力转化成自身形态，伤痕成为见证抗争的标志，打破哀伤逻辑，把伤痕看作勋章，“扭曲”模样恰是对压迫者的一种控诉，也是对自身精神的赞誉。

### 5.3 希望与自由的哲学思考

树“展翅飞翔”越过了现实藩篱，属于精神上的升华，既象征着逃离困苦、追逐理想，体现出诗人对自由的期盼与对人性尊严的守护，“坠落”与“飞翔”的矛盾契合，呈现抗争的双重维度：现实里个体在时代那股洪流中有无力被吞没的宿命，精神上依靠想象力突出重围赢得自由，此处“飞翔”并非算作逃避，是以高维层面存在来抵御荒诞。它冲破物理上的禁锢，表明真正自由的根源是内心消解压迫，“展翅”可看作是精神姿态，体现绝境中思想不向困境低头、自我定义的“选择自由”。

## 参考文献

- [1] 夏曼,浅析《悬崖边的树》[J].现代语文,2011(02):60-61.
- [2] 宋欣月.读《悬崖边的树》[J].中文自修,2010(02):46-47.
- [3] 李逸涛.“我的诗是我的碑”——读曾卓的《悬崖边的树》[J].语文教学与研究,1995(12):37-38.